

阅读中国·五彩霓裳丛书

歌棒

叶梅 / 土家族

『采薜荔兮水中，搴芙蓉兮木末』，伟大诗人屈原吟唱的奇丽爱情化为今日三峡的浪漫故事，那一方水土生长万物，也生长文学，养人、养眼、养心。



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翻译出版有限公司

013059583

I247.7
1486

歌 棒

叶梅 著



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

I247.7
1486



北航

C1666865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歌棒 / 叶梅著. —北京: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, 2013.8

(阅读中国·五彩霓裳丛书)

ISBN 978- 7- 5001- 3748- 1

I. ①歌… II. ①叶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157319号

出版发行 /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

地 址 /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甲4号物华大厦六层

电 话 / (010) 68359725; 68359813

邮 编 / 100044

传 真 / (010) 68357870

电子邮箱 / book@ctpc. com. cn

网 址 / http://www. ctpc. com. cn

作 者 / 叶 梅

封面摄影 / 孙占礼

策划编辑 / 张高里

责任编辑 / 范 伟

排 版 / 北京杰瑞腾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

印 刷 /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 / 新华书店

规 格 / 880×1230mm 1/32

印 张 / 5.375

字 数 / 100千

版 次 / 2013年8月第一版

印 次 / 2013年8月第一次

ISBN 978- 7- 5001-3748-1

定价: 22.00元

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

序

胡平

想了解中国当代文学的品质，是多读长篇小说好，还是多读中短篇小说，或散文、诗歌好？我主张多读后者。

中国的长篇小说创作正处于井喷时期，目前实体书已达年产4000部以上，网络长篇更以数十万部计，这个数字是很惊人的，它产生于一个全民写作的时代。长篇小说的作者从事什么职业的都有，遍布社会各个层面，他们作品内容的总和，是可以反映现实中国的基本面貌的。不过，就传统作家而言，他们更擅长的是中短篇创作，对长篇小说样式的探索还只是近些年的事，不能说在经验上完全到位。特别是，近代以来，中国的变迁沧海桑田，令人眼花缭乱，虽题材丰富，足以产生若干史诗巨著，但在把握上又格外困难，需要作者有自己的哲学思想和世界观——这也关系到长篇小说的结构——所以，史诗性的长篇小说除《白鹿原》等外，成功的还不是很。至于多数网络长篇，鱼龙混杂，不大讲究艺术底蕴，文学价值是有限的。

中国作家写中短篇小说和诗歌散文却是极为训练有素的，这种训练主要经由纯文学期刊的筛选过程进行。中国保持有一定数量的纯文

学期刊，即使改革开放后，在国家的保护下，它们也没有被商业大潮冲垮，始终坚持了自己的品位。作者向这些期刊投稿，最初很难被采纳的——有经验的编辑，可以一眼看出他在语言、叙述等方面存在的问题，他必须经过长时间体味、修炼和多次投稿，直至达到期刊的标准，才可能获得发表。这一进程，着实培养了一代又一代成熟的作家。当然，作家们的探索也在不断推动期刊的发展。

知悉了这些，就可以知道，代表中国当代文学最高成就的，是中短篇小说和诗歌、散文。这成为推出这套“阅读中国·五彩霓裳系列丛书”的理由之一。

中国是拥有56个民族的国家，中国作协的鲁迅文学院前几年举办的一期少数民族作家班上，55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作家代表参加，盛况空前，可见少数民族文学事业近年来也有长足的发展。

少数民族文学是中国文学中格外值得珍视的部分，它们有些具有罕见的文学品质，闪耀着梦想中的色彩。彝族尚黑，藏族尚白，蒙古族尚黄，傈僳族土葬，裕固族火葬，藏族天葬……许多新一代少数民族作者既受到民族文化的熏陶，也受到现代文明的教育。他们清醒冷静地看待现实，又能够细微辨别包围着自己的充满暗语的环境。在他们的作品中，神秘的气氛与科学的精神融合为一，产生了奇异的效果。这些都使我们联想到拉美文学奇迹般的崛起。魔幻现实主义将梦境、现实、科学、想象、神话、幻觉等熔为一炉，造成似真似幻、既荒诞又神秘的情境。这一现象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崛起颇有相近之处。有评论家再三预言：“少数民族作家与汉族作家相比，我对少数民族作家拥有更多的信心，抱有更多的希望。将来产生巨著的、在全世界发生影响的很可能是少数民族作家”——这番话也许并不虚妄。

在中短篇创作中，中国的女作家和男作家是平分秋色的，目前甚至有超越男作家的趋势，这是因为，中短篇似乎更主情，而女作家

在情感的表达上更为细腻。在这套丛书里，精选了五位著名少数民族女作家的作品，它们皆有特色，风格各异。叶梅的小说，长于淡定又千回百转的女性叙事，探索曲折和幽秘的人物心理；金仁顺的小说，给人柔风拂面的温馨，可以读出高丽民族独具的历史韵味。叶尔克西·胡尔曼别克的散文，朴素而颇有质地，单纯又意味隽永；娜夜的诗歌，想象奇特，笔意冷峻，却蕴含着火一般的热情；赵玫的一组文章，多为创作谈，抒发了对艺术、对人生的精致见解，本身还是优美的散文作品，混合着知性与感性交织的芬芳。这些作品都属于中国当代文学中的菁华之作，代表了汉语写作的真实水平。

目 录

c o n t e n t s

序 001

歌 棒 001

玫瑰庄园的七个夜晚 049

青云衣 091

乡姑李玉霞的婚事 145

1

那晚没有任何预兆，就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情况。所有的人都傻了。

一簇簇山茶花正在怒放，灯火辉映的舞台上，娇艳的花瓣次第绽开，然后化作花雨满天飘洒，可沙鲁却不知去向。女主持芳罗在台上千呼万唤：有请来自三峡龙船河的农民歌手沙鲁，可就是不见这人出来，芳罗不知该如何往下进行，一脸尴尬的假笑。

后台都找遍了，舞台监督小丁拿着对讲机像着了火的老鼠一通乱窜，逮谁就问：“见到沙鲁了吗？就是那个包头帕的？”刚才还见他坐在墙角念念有词，显然在做上台的准备，怎么一会儿工夫就蒸发了？小丁叫喊：“卫生间卫生间，快去快去，他拉肚子，肯定在里边。”可是跑回来的人却说没有，化妆间也没有，换服装的地方也没有。

这人真的不见了。

后来才听门卫说，十分钟以前，那个穿花边衣服的男人，一边扯着头上的帕子一边大步往外走，他还以为是演出完了的某一位。小丁心急火燎地给金星旅馆打电话，请来的还不是腕儿的演员大都住那里，响了三遍没人接，小丁这里等不及了，“操他妈！”他气狠狠地摔了手

机，“莫名其妙！”

要命的是，这天晚上是电视台直播，幸亏芳罗是见过场面的人，在小丁满世界疯找的当儿，她愣了5秒钟之后说：“看来我们的观众需要更大的耐心等待沙鲁的原生态民歌，让沙鲁再做一些时间的准备，我们有请下一位。”就这么敷衍过去了。晚会结束时也没再提这个话题，事情不了了之。

当晚找到金星旅馆，服务员说沙鲁已拎着他的包离开了，电视台给他做的那套彩色花边的服装叠得有棱有角地放在枕头边，还压了一张纸条，歪歪扭扭地写着：“我的歌棒丢了，我得回去了。”大家都看不明白，“什么该死的歌棒？”小丁说。沙鲁没手机，据说老婆也没了，找他还真不好找。小丁随后给龙船河打电话，那边的村委会主任说：啊？他不是跟你们上北京了吗？吓得小丁再不敢往下多说，怕那边跟他要人。

龙船河在长江三峡那边，年初，电视台的民歌栏目到那一带去采访“非遗”——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，当地人介绍说我们这儿有个叫沙鲁的，每天早晚对着峡谷吼山歌，一村人的耳朵都快被他给震聋了。小丁找到那儿，趴在村头听了一回，真是喜出望外，当即就请沙鲁来北京参加“爱我民歌”晚会。芳罗是这台晚会的主持人，第一次在演播室走台，就被沙鲁的歌声打动了。电视台的人什么没见过，但也都挺震撼，说好家伙，哪怕就是陕北的那位唱红了全国，也不及这位。

要说，沙鲁的高音并不显挺拔，却是自然得很，青枝绿叶的，无论高低舒缓都是一马平川，实际上高的高入了云霄，低则低入了河谷，只因这人的声带空间辽阔，像是能包容万物，自由自在。更打动人的是，沙鲁的歌声里含了山川河流的清新，原汁原味的让人回味不已；又像滔滔江水安放的闸口恰到好处，该放则放，该收则收，合着一股蜂蜜的甘甜钻进人的心里。

什么叫原生态，这才叫原生态呢。听过的人都津津有味地说。

下了舞台，芳罗就想找沙鲁说话，因为走台时，她问他：“你的歌是怎么学会的？你从什么时候唱歌？”这些很一般的问话，可沙鲁表情憨憨的，一句完整话都答不上来。这人不唱歌时嘴唇抿得紧紧的，仿佛嘴里含了一坨金子，一不小心就会掉出来。也看不出他的年纪，浑身土气，乍一看额头上皱纹刀刻一般，说小五十也差不多，可只要张口唱歌，眉眼就舒展开了，容光焕发的，也就三十来岁的样子。芳罗问：“沙鲁，我应该怎么称呼你呢？是叫大哥还是叫兄弟？”

沙鲁搓着手说：“叫啥子都行。”

芳罗说：“在台上我问你的话，你得好好回答呀。”沙鲁皱着眉头想想说：“哦，我真是说不清白，你还是别问吧。唱歌就是。”

他说的“清白”是清楚的意思。别人在台上当不得主持人多问几句话，好给观众留下更多印象，芳罗见惯了贫嘴的人，沙鲁是个例外。

彩排时就出了个岔子。沙鲁是清唱，他扎着帕子走上台，一声高腔出来，顿时响遏行云，但唱得正好处却突然停住了，只见他面色困惑，眼睛朝两旁一个劲地搜寻着。小丁在台下急得直喊怎么了怎么了？沙鲁说：“咋个还有别的调子嘛？”

原来幕侧的乐队随着他的歌声跟了一点伴奏，还加了几捶架子鼓，沙鲁的歌声就被搅乱了。芳罗忙上去安抚，说是乐队给他增加气氛的，沙鲁一听连连摇头，说：“这我就搞不好嗒。”小丁和芳罗就示意乐队不要再跟，可沙鲁站在那儿，好半天找不回来神。聚光灯白哗哗地照在他脸上，他两眼眯缝着抬起手来想遮挡住光，看彩排的人不少，黑压压地哈哈直乐，沙鲁的神色更慌乱了，身子情不自禁地往后退，差一点就要摔倒在台上。

芳罗赶上去扶住他，小声问：“沙鲁你没事吧？”

沙鲁说：“我想不起来词了。”

芳罗说：“你别紧张，你唱的第一句不是太阳出来照白岩吗？”沙鲁恍然大悟的噢了一声，这才唱下去：“太阳出来照白岩，情妹出来晒花鞋，情妹花鞋我不爱，只爱情妹好人才，赛过当年祝英台。”

后来，沙鲁见了芳罗就有了笑意。他不太跟人说话，吃饭扒拉两口就放下了，芳罗问他是不是饭菜不好吃。沙鲁摇头，说没得辣椒。芳罗就去电视台一旁的小超市给他买了瓶老干妈，沙鲁拌在饭里，红鲜鲜的，一个盒饭吃得一千二净。芳罗很高兴。

沙鲁会唱几百首歌，但站在北京的舞台上却连连忘词，他嘴里咕哝着，一个劲地搓手，好像要把那些词一个个搓出来。要是没有别的声音干扰，他困难地想上一阵后，会慢慢想起来，并渐入佳境，芳罗见他肩膀那里松弛下来，手也不搓了，自己一首接一首地唱，也不等人报歌名。“高山顶上一丘田”，“白布帕子四只角”，“蝴蝶带信给蜜蜂”，“有心恋郎不怕穷”……，要是芳罗不走到他身边大声提示，他会一直唱下去。

下台之前，他的神情总有些恍惚，也不记得给观众鞠个躬，不知道该往哪一侧走，得芳罗领着。芳罗会落落大方地拉住他的手，牵着他从灯光明亮的台前走到昏暗的台后，沙鲁的手汗汗的。她心里对这男人有一份怜惜，听小丁说，沙鲁是一个丧妻的鳏夫，三峡修大坝搬迁移民，沙鲁一家三口被迁到了江汉平原沙阳一家农场，沙鲁的妻子去了那边不习惯，洗澡时中了煤气，发现时人已浑身青紫，没救回来。沙鲁伤了心，带着一个上十岁的娃儿前两年回到了龙船河，正是在那里天天唱歌，让村里的人传了开去。

就是这个农夫的歌声震住了所有的人，几番排练过后，好评如潮。小丁兴奋地说：“亮点亮点，绝对是这台晚会的亮点。”但没想到沙鲁会在关键时刻不辞而别，让人大失所望。小丁只要一喝酒就提这事，骂骂咧咧的：“你说这人是不是有病？好好的，只要上了这台晚会，几分

钟的事，我敢说沙鲁马上就成了腕儿，想不红都不行，可人就是不识抬举！”确实，如果沙鲁好好表现，这台节目获个奖，给栏目增加些收视率是不在话下的，可沙鲁把他自己弄砸了，也把这台晚会的设想弄砸了。

这回，小丁带人又到三峡来拍片子，芳罗说也想参加，小丁有些意外，芳罗说不是大家都在下基层吗？我怎么就不能去了？小丁说你不是想去看沙鲁吧？芳罗说就算是吧。

2

坐了飞机又乘车乘船，在陡峭的峡谷之间游走，一江浑黄的大水托着，人到了三峡。

落脚在一座新修的小县城里，沿山而建的十里长街，也是一座座高楼，竖着似曾相识的帆式路灯，花花绿绿的招牌跟全国各地的城市大同小异。三峡大坝建成蓄水之后，过去的险滩雄峰大有变化，倒也增添了不少新的拍摄点。县里领导和媒体一班人热情陪同，拍了不少风景和文物。吃饭的席间，芳罗问：“你们这里好像有个叫沙鲁的民歌手吧？”几个人马上热烈地回答，“是啊，是啊。”有个人说：“他还上了一趟北京，中央电视台都看上了他。”

芳罗问他现在哪里？有的说是回了龙船河，有的说是还在北京，说不定跟那个山东的“大衣哥”一样，很快就要成名人呢。他们吃着当地的腊肉火锅，油汤煮得沸沸扬扬的，厅堂里突然响起：“高山顶上一丘田……”的民歌，高亢的开腔在蒸汽弥漫的厅堂里穿行，像一阵清风，芳罗停住筷子，鼻子那里一酸。

那是沙鲁的歌。“高山顶上一丘田，郎半边来姐半边，郎的半边种

甘草，姐的半边种黄连，苦的苦来甜的甜……”如同阔别多日的熟朋友，从峡江边迎面走来，芳罗听得痴迷了，“这是沙鲁唱的？”她问。陪同的人炫耀地点头，说是县文化馆的歌师傅给沙鲁录的，餐馆啊红白喜事啊都放呢。南方人将“歌”念成“郭”，歌师傅不姓郭，是一个长年搜集民歌的人。

小城的宾馆一点也不亚于大都市的，细节上看得出峡江人的洁净和利索，浆洗过的雪白床单散发出一股好闻的江水和阳光的气息。芳罗对于被单的气味很敏感，如果别人用过的，或者有些潮闷，一拿上手就能闻出来，得请人换掉才睡得着，但在这小城里她很快就入睡了。

半夜里她被惊醒，手机铃在响，还有刺啦啦的火花，尖锐的滋滋声，她吃惊地以为是闪电，甚至失火，醒过神来才知道那其实是对面的建筑工地在施工。这座因为三峡大坝而搬迁新建的小城，时隔十多年了，仍然有一些在建的工程，沙和水泥钢筋都堆到了街面上，来往的车辆为了避让，像蛇一样扭来扭去，又都毫不示弱地飞奔。芳罗坐在车上时，常为司机的横冲直撞而心惊胆战，小城也有好些不可爱。

手机是前夫杨金戈打来的，一开口就说：“机德不太好啊！响这么半天才接？”芳罗没好气地说：“你少教训人，我可不是你那些女弟子。”杨金戈说：“咳，开个玩笑都不行吗？你每次来电话我是怎么接的？”倒也是，杨金戈接电话总是跟救火一样，铃声最多响两下就会听到他：“喂，你好！”用他的话来说是都市节奏。

“深更半夜的，打什么电话？”芳罗说。

杨金戈说：“睡不着，找你商量个事。”

窗户对面的工地上，一些戴头盔的工人正在俯身作业，一串串焊接的火花升腾在漆黑的夜空里，绚丽多姿，恰似焰火。那年在郊外，北风嗖嗖的大年夜，雨夹雪吹打在脸上，可人不觉得冷，噼啪声中看那些五颜六色的焰火欢快升起，天空都映红了。杨金戈偷偷在她脚下放了

一个“满地钻”，火花紧紧围着她们的脚脖子旋转，她尖叫着又是笑来又是跳。他们那时是夫妻，而后来不是了。

芳罗打了个呵欠，“什么事那么着急？等我回去再说吧，我这在外地呢。”“外地啊？”杨金戈立刻很关切的，“南方还是北方？你衣服带够了没有？”芳罗打断他的话，“你别假殷勤好不好？我又不是小姑娘。这里是长江三峡，山清水秀，空气怡人。”

杨金戈笑了一下，说：“那我就放心了。”

“你没什么心要放的。”芳罗这样说，但也跟着笑了一下。

虽然离了婚，但他俩仍然比一般的朋友要好很多，毕竟当初相亲相爱才走到一块儿，又共同生活了两年，离婚也不是因为什么深仇大恨。所以从街道办事处领了绿皮证出来之后，俩人还到砂锅居吃了顿饭，暖融融的小餐桌上，小砂锅里白菜粉丝五花肉，热气腾腾吃得他们把心里的隔膜都化开了，俩人一起频频碰杯，说不做夫妻做朋友，哈哈！杨金戈一直很够意思，遇事随叫随到，有一次芳罗痛经下不了床，电话打过去他立马就赶过来了，买药煨汤，一会儿换一个热水袋，给她敷在小肚子上。芳罗当时差点说复婚吧，可刚要张嘴，又听见女孩子给杨金戈打电话，芳罗从那以后三缄其口。

她心不在焉地说：“快说吧，是不是又交了女朋友，让我给你拿主意？”

杨金戈笑起来：“芳罗呀芳罗，让我怎么说你好呢？你这人如果只当个美女主持多逗人爱啊，可就是太聪明，让男人怕。”

芳罗说：“又让我猜着了？”

杨金戈果然又交了一个女朋友，外企的女主管，父母都在国外，她也可以随时出去，人长得挺漂亮。“不过，赶不上你的气质。”杨金戈补充说。

“请你不要把她跟我扯在一起好不好？”芳罗说，“人漂亮有文化

又收入高，还有在国外的父母，你还想要什么？我看挺好。”虽然这样说，心里却不舒服，她听出杨金戈这次的语气是认真的。平心而论，杨金戈是个不错的男人，大学老师却不迂腐，大方热情，生活的本领很强，唯一的毛病就是喜欢怜香惜玉，招蜂惹蝶，欣赏他和他欣赏的女弟子一大排。他赌咒发誓说跟任何女孩子都没动过真格的，可在芳罗听来，他接电话或是当面跟那些女孩子说话，总是温柔过度，不像她希望的那样一本正经。偶尔他甚至还和某个女孩子喝杯咖啡什么的，芳罗跟他天翻地覆的大吵了几次，心力交瘁，最后说：“分手吧。给你自由，也给我自由。”

杨金戈却不愿意离婚，说：“芳罗你别钻牛角尖好不好，都什么时代了？男人女人接触异性都是非常正常的事，你干嘛非要跟自己过不去？”

要说他一个大学老师，人长得不赖，如今的女孩子就爱这种成熟的男人，上赶着追他，就是再有自制力的男人也难以无动于衷。可芳罗当时说：“不是我跟你过不去，是我觉着累，跟你这样生活，太累了。”这段已结束的婚姻却总在藕断丝连之中。甚至晚上寂寞时，杨金戈的电话也会不期而遇，坏坏地笑着：“怎么样，想我了吧？要不要我过去？”

他们真的在一起又度过了好些个夜晚，俩人相拥在一起，熟悉的身体，熟悉的动作，没有格外的激情，也没什么不安，只是跟离婚前相比多了一点客气，有点相敬如宾的味道，杨金戈笑称是知识分子的方式。只是芳罗一次高潮都没有达到过，虽然杨金戈使出了浑身解数，她也极力配合，都无济于事。每当杨金戈气喘吁吁地翻身下马，问她如何？她都说很好，很好，还假装也气喘吁吁，其实内心平静如水。

这些感觉她从未对杨金戈吐露过，不管是不是夫妻，她不能破坏一个男人的自尊。设想多少对夫妻，就是左手跟右手的关系，又怎样呢？还不是照样过，更何况她跟杨金戈之间顶多也就是情人而已，好就多聚不好则

散，没什么太多的挂牵。

可现在前夫真的要另起炉灶了，她心里突然升起一种失落感，嘴里却说：“你赶紧吧，要不然仙女就要飞了。”杨金戈显然不太满意她的回答，还想再说什么，芳罗把电话挂了。

半夜她醒来好几次，第二天早晨有人砰砰地敲门，叫：“芳记者，有人给你送的东西。”她披衣起床打开门一看，却是一小筐新鲜的樱桃。

竹编的小筐，紫红的果儿，透亮透亮的，忍不住就吮了一颗，清甜微酸，不同于北方樱桃的熟甜，却是沁人心脾。问是谁送来的，想必是县里接待的主人，不料前台的女孩儿却说不认得，是个男的，放下就走了。芳罗吃着那些樱桃，不知怎么想起了沙鲁，沙鲁曾在北京对她说过，芳老师你什么时候到我们龙船河来，我们那儿的樱桃特别甜。

芳罗说：“你们家种的吗？”沙鲁点头，说：“我爹种的。”